

# 全球化與跨／越國想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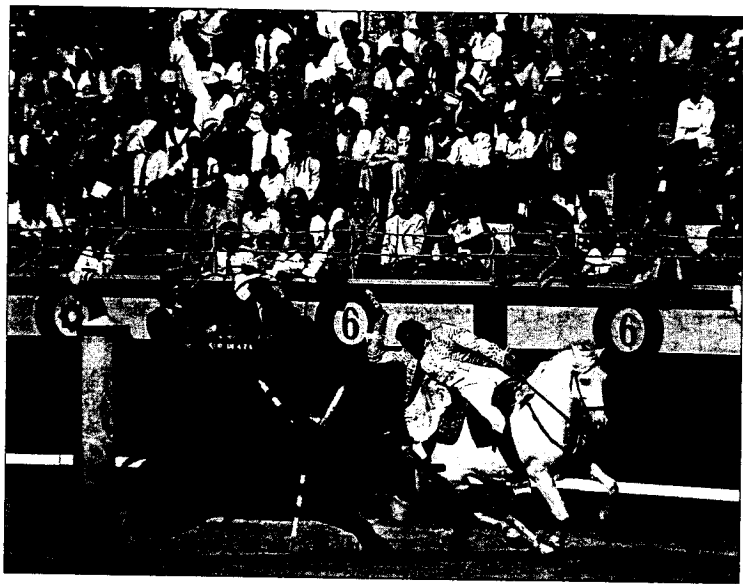
◎汪宏倫

先談一談 globalization and transnational imagination 的中譯，暫且翻成「全球化與跨國想像」。「transnational」可以有兩種翻譯，一是比較常見的「跨國」(cross-national)，另一是「越國」，取其「穿越國族疆界」(transcending the national) 的意思。當前所談「transnational」，其實大多還停留在「cross-national」，「international」或「multinational」，真正達到「transnational」境界的，並不多見。

今天若要談 transnational imagination，應該將上述的兩層意義都照顧到，因為「跨國」的意義，無論是「cross-national」或「international」，其實都鮮有新意。

我們比較關心的則在於，「transcending the national」有無出現，又如何可能。

首先，從「越國想像」的現實條件與限制談起。全球化的論述剛出現時，重要的主題之一就是「民族國家的沒落(或終結)」。這是很粗糙的論述，受到不少批評。到現在還堅持「民族國家的終結」者，已不多見，但許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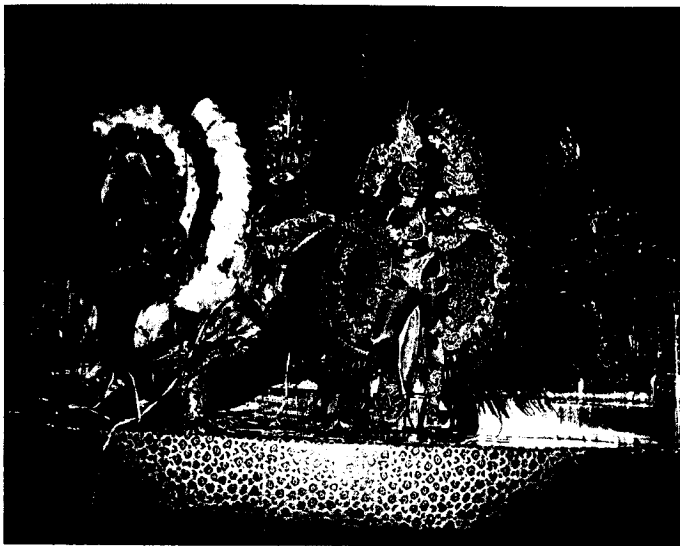


全球化論述剛出現時，主題之一就是「民族國家的沒落」。

人仍舊強調，民族國家正在轉變，而其重要性與影響力，已大不如前。

我的看法與上述觀點有些差異。過去我經由社會學的「制度論」來探討，發現我們其實生活在我稱之為「國族現實」(nationalist reality)的情境當中。這個國族現實，其實是和廣義的全球化過程攜

民族國家已是基本分類的架構，並未因全球化而改變。



手並進，猶如一體之兩面。我所謂的國族現實是由多種制度交織而成。當代社會的諸般制度都和民族國家的體制交織牽連；遠的不說，此處僅以「分類體系」為例。民族國家其實早已成為全球社會當中，一個基本的分類架構與範疇；這樣的制度，其實並未因全球化而有根本的改變。最近翻閱一些新版的九年一貫教材，裡面的歷史、地理與公民教育都還是在複製這個國族現實。

是在複製這個國族現實。現行的教科書，在教導下一代認識這個世界時，還是在告訴他們「美國社會」、「巴西文化」、「日本傳統」如何，這些概念與論述，還是以民族國家作為社會乃至文化的基本分類範疇。我們大可以批評這些觀念是陳舊且有問題的，但是還在不斷地複製中，而且在各種不同的社會制度中得到支持，這是無庸置疑的事。知識上與學術上我們有 Anthony Smith 所稱的「方法學的

國族主義」(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)，在日常生活裡，有 Michael Billig 所說的「凡常國族主義」(banal nationalism)。國族現實，仍舊在媒體、教育、學術的論述當中，不斷地複製強化。

此外，一般認為最有可能穿越國族疆界的，是資本、商品、影像、網路，乃至於越來越流動的人口等。但是，如果進一步考察，這些所謂 transnational flows of capital, commodities, images, people，其實大多是透過許多民族國家所提供的制度管道，才得以流通，因此也在這個跨國流通的過程中，加強了民族國家的「制度性特權」。換言之，國族現實其實是強化而不是削弱。這是我們在談「越國想像」的時候，必須納入考量的現實。

其次，來看「越國想像」的社會基礎與背後隱含的問題。許多研究指出，那些能夠高談全球化與 transnationalism 的人，泰半是經濟資本、社會資本、文化資本，乃至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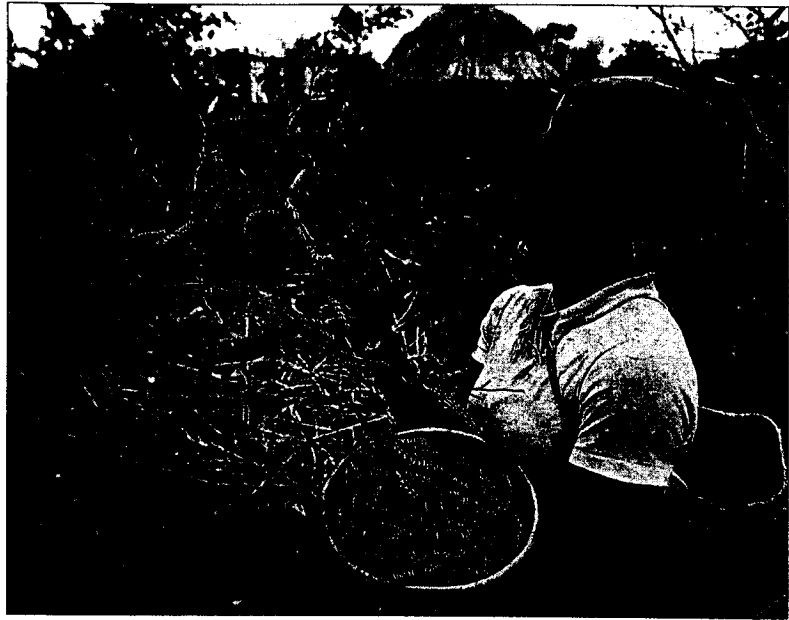
最能穿越國界的影像、商品、資本，在流通的過程中，更加强了民族國家的「制度性特權」。

於語言資本較高者，尤其是具有雙語或多語能力、經常高來高去的空中飛人、政商菁英與學院知識分子。相較之下，很多人不但沒有「越國想像」的本錢，反而只有「跨國剝削」或“cross-national suffering”。這些人，有些能夠跨國

流動，但是經濟資本、社會資本與文化資本沒有前面那群菁英那麼高，例如本地所熟知的外勞與外籍新娘。另外一種，則是缺乏跨國流動性，但卻深受全球化影響到生計與在地認同的人，例如在各地蜂起抗議的原住民與農民。這兩種人，

最後我簡單來探討一下「越國想像」可能帶來的機會。我們先從想像與現實，也就是 imagination 和 reality 之間的關連談起。一九八三年，安德森 (Benedict Anderson) 出版了《想像的共同體》一書，「想像」這個詞彙，開始大量湧現。剛開始很多人拿這個概念來解構 nation，認為 nation 既然只是「想像的」，因此也必是虛構的、人為的、不存在的。但事實上，安德森的意思剛好相反。任何超出面對面互動的社群，必然要靠想像才能

比起前面那群負擔得起「越國想像」的人，在經濟、社會與文化上的距離，正在擴大，也衍生了許多問題，而民族國家處理這些問題的能力，也不斷遭受挑戰。這是我們談「跨國想像」，不能不留意的面向。



在地的農民、原住民，沒有「越國想像」的本錢，只有「跨國剝削」的苦頭。

存在，所以想像不是虛構，而且恰恰相反，唯其想像，所以真實。如果把這個論點，拿來思考 transnational imagination，我們也可以說，這樣的想像，也是一種真實，或者也會成爲一種現實。問題

是，這個「現實」，和我前面說的「國族現實」間有何關連？我們有沒有可能用新的越國現實來取代舊的國族現實，或者至少在不同的現實當中穿梭遊走呢？

我的看法是，全球化、民族國家和國族現實，其實都是整個「現代性」這個叢結的產物。雖然現在大家都在

談「後現代」，但後現代其實是現代性的一個反撲或回應；現代性

所產生的種種問題，迄今從未能解決過。我相信「想像力」會是解放的來源，問題是怎樣的想像能夠幫助我們解放，怎樣的想像則不能。我認爲問題

還是要回到制度面。安德森談想像的共同體，其實也談了很多制度的面向，例如地圖、博物館、人口普查與命名體系等等。現在很多跨國的社會運動 (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s) 包括婦女、環保、人權、勞工等，正在產生新的跨國連結，而一些國際非政府組織 (NGO)，也逐漸發展出有別於現行民族國家的制度管道。我們不太確定這些跨國結盟與制度，是不是能夠在未來幫助我們一舉「超越國族」，但是總是提供了一些「越國想像」的支撐點，也提供了新的可能性，值得我們拭目以待。

安德生所說「想像的共同體」的「想像」並不是虛構，唯其想像，所以真實。

